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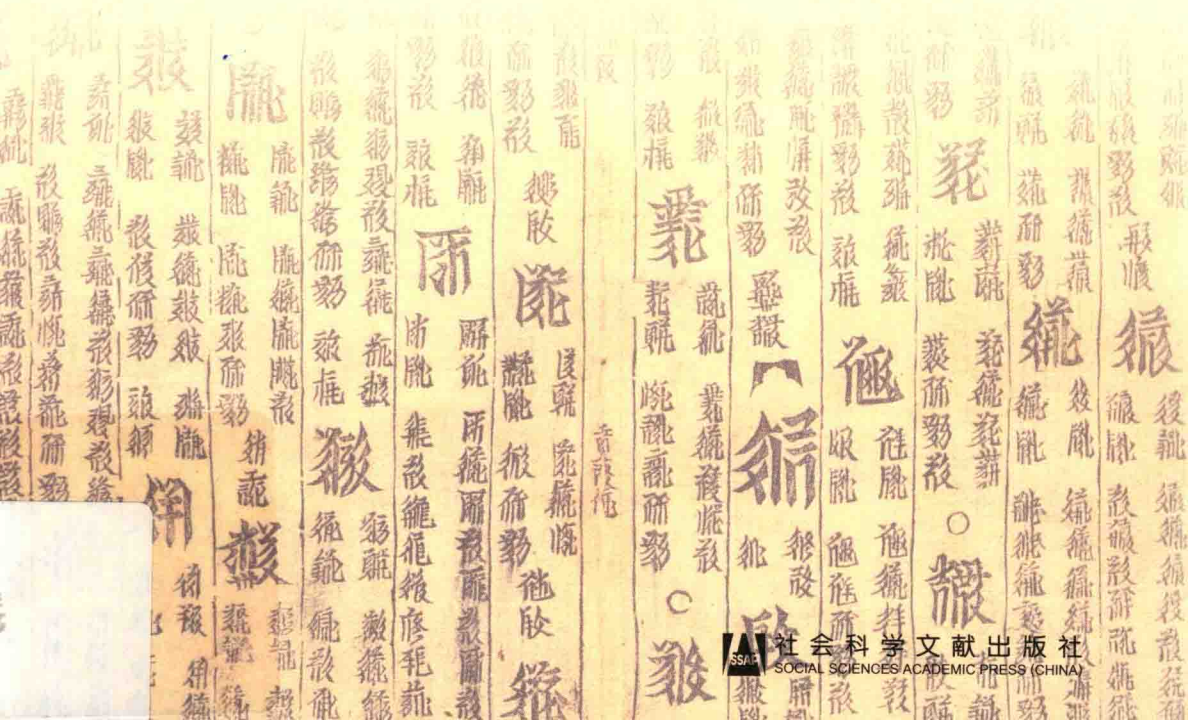
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

史金波 主编

西夏汉传密教文献研究

A Study of Tantric Text of
Han Tradition in Xixia

崔红芬◎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

史金波 主编

西夏汉传密教文献研究

A Study of Tantric Text of
Han Tradition in Xixia

崔红芬◎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汉传密教文献研究/崔红芬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2

(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8097 - 8

I. ①西… II. ①崔… III. ①密宗 - 文献 - 研究 - 中国 - 西夏 IV. ①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5649 号

· 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 ·

西夏汉传密教文献研究

著 者 / 崔红芬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李建廷

责任编辑 / 宋淑洁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31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097 - 8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西夏文献文物研究（批准号：11@ZH001）

总 序

近些年来，西夏学发生了两项重大变化。

一是大量原始资料影印出版。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西夏学界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相继出版了俄、中、英、法、日等国收藏的西夏文献。特别是《俄藏黑水城文献》刊布了 20 世纪初黑水城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献，其中包括涵盖 8000 多个编号、近 20 万面的西夏文文献，以及很多汉文及其他民族文字资料，实现了几代学人的梦想，使研究者能十分方便地获得过去难以见到的、内容极为丰富的西夏资料，大大改变了西夏资料匮乏的状况，使西夏研究充满了勃勃生机，为西夏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此外，宁夏、甘肃、内蒙古等西夏故地的考古工作者不断发现大量西夏文物、文献，使西夏研究资料更加丰富。近年西夏研究新资料的激增，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二是西夏文文献解读进展很快。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经过国内外专家们的努力钻研，已经基本可以解读西夏文文献。不仅可以翻译有汉文文献参照的文献，也可以翻译没有汉文资料参照的、西夏人自己撰述的文献；不仅可以翻译清晰的西夏文楷书文献，也可以翻译很多难度更大的西夏文草书文献。翻译西夏文文献的专家，由过去国内外屈指可数的几位，现在已发展成一支包含老、中、青在内的数十人的专业队伍。国内外已有一些有识之士陆续投身到西夏研究行列。近几年中国西夏研究人才的快速成长，令学术界瞩目。

以上两点为当代的西夏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西夏文献、文物研究蕴藏着巨大的学术潜力，是一片待开发的学术沃土，成

为基础学科中一个醒目的新学术增长点。

基于上述认识，我于2011年初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陈奎元院长呈交了“西夏文献文物研究”重大项目报告书，期望利用新资料，抓住新的机遇，营造西夏研究创新平台，推动西夏学稳健、快速发展，在西夏历史、社会、语言、宗教、文物等领域实现新的突破。这一报告得到奎元院长和院科研局的大力支持，奎元院长批示“这个项目应该上，还可以考虑进一步作大，作为国家项目申报立项”。后经院科研局上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领导小组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责任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我忝为首席专家。

此项目作为我国西夏学重大创新工程，搭建起了西夏学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资料建设的大平台。

项目批准后，我们立即按照国家社科规划办“根据项目申报报告内容，认真组织项目实施，整合全国相关学术力量和资源集体攻关，确保取得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要求，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和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为基础，联合国内其他相关部门专家实施项目各项内容。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杜建录为第二负责人。为提高学术水平，加强集体领导，成立了以资深学者为成员的专家委员会，制定了项目管理办法、项目学术要求、子课题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办法等制度，以“利用新资料，提出新问题，凝练新观点，获得新成果”为项目的灵魂，是子课题立项和结项的标准。

本项目子课题负责人都是西夏学专家，他们承担的研究任务大多数都有较好的资料积累和前期研究，立项后又集中精力认真钻研，注入新资料，开拓新思路，获得新见解，以提高创新水平，保障成果质量。

这套“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将发布本项目陆续完成的专著成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人文分社社长宋月华了解了本项目进展情况后，慨然将本研究丛书纳入该社的出版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成果出版计划给予出版经费支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批准使用新公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徽标。这些将激励着我们做好每一项研究，努力将这套大

型研究丛书打造成学术精品。

衷心希望通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的开展和研究丛书的出版，能够进一步推动西夏学研究，为方兴未艾的西夏学开创新局面贡献力量。

史金波

2012年8月11日

凡 例

一、本文所用的英藏黑水城佛经文献的录文和释读皆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影印图版释录。

二、录文力争以反映英藏黑水城出土文献图版的原貌为原则，以尊重文献原件的格式为前提。文献原件若有残缺，依照残缺位置用前缺、中缺和后缺表示，前缺、中缺和后缺不能确定字数的用“……”表示，能确定残缺字数时用“□”表示一个字的残缺。

三、原件西夏文脱字，用“□”表示，若根据其他残卷能够补上的则在补录西夏字外面加“□”表示。无法辨认的西夏字，也用“□”表示，对录文有疑问的西夏字，则在录文后加“？”表示。原件西夏字有错误的，则在注释中加以说明。

四、在原件中若有西夏字的倒字不录，因为这种情况是两张原件粘贴在一起所致，当原件揭开以后，有一面粘上另一面上的西夏字，呈倒字现象，故此不录。只录另一面西夏字正字，并在录文中做了说明。

五、在引用其他国家收藏文献时，采用学界通行的缩写形式。例如，“TK”表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编号。“ИHB.”表示圣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馆册编号，即馆册号。“B”开头表示北京各处所藏西夏文文献的编号。“N”开头表示宁夏各处所藏西夏文献的编号。“S”开头表示陕西各处所藏西夏文献的编号。“G”开头表示甘肃各处所藏西夏文献的编号。“M”开头表示内蒙古各处所藏西夏文献的编号。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汉传密教发展概述	1
第二节 西夏文献及研究现状	20
第一章 唐代译经及其密教文献遗存	30
第一节 唐代译经概述	30
第二节 唐译密教经典的遗存	49
第二章 宋夏译经及其密教文献的遗存	75
第一节 宋代译经概述	75
第二节 宋新译密教经典的遗存	93
第三节 西夏新译经及其遗存	99
第三章 炽盛光佛与星曜经典	130
第一节 星曜经典的遗存	130
第二节 星曜绘画与经变	152
第三节 星曜神灵的供养	158
第四节 西夏星曜信仰的流行	166
第四章 密教观音经典与观音信仰	175
第一节 《千手经》及其仪轨	175
第二节 观音六字大明信仰	198
第三节 十一面观音信仰	207

第四节	密教观音经变与绘画·····	214
第五节	观音信仰的流传因素·····	219
第五章	密教净土经典及其信仰·····	225
第一节	药师经典及其信仰·····	225
第二节	《药师经》的翻译与流行·····	233
第三节	西方净土经典翻译与流传·····	244
第四节	西方净土经典的传播·····	254
第六章	僧人辑录与撰述的密教经典·····	261
第一节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及相关问题·····	261
第二节	《密咒圆因往生集》及相关问题·····	277
结 语	·····	299
参考文献	·····	315

绪 论

第一节 汉传密教发展概述

密教是秘密宗教的简称,《大智度论》卷四载:“佛法有二种:一秘密,二现示。”^① 学界存在“密教”与“密宗”的称谓,对此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使用时也不尽一致。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密宗即密教,亦称真言宗。此宗以《毗卢遮那成佛经》《金刚顶经》等为依。立十住心,统摄诸教,建立曼荼罗,三密身、口、意相应,即凡成圣。其不思議力用,惟佛能知,非因位所能测度,故曰密宗。”^②《佛学大辞典》对“密教”则解释为:“对显教而言,谓大日如来所说之金、胎两部教法也,是为法身佛内证之境界,深密秘奥,故云密教。又为对未灌顶人不许显示之教法,故云密教。二教论上曰:‘法佛谈话,谓之密藏,言秘奥实说。’又曰:‘自性受用佛,自受法乐故,与自眷属各说三密门,谓之密教。’”^③ 陈义孝编《佛学常见词汇》解释“密教”为“法身佛大日如来所说的内证真言教法,因其文其义,秘密难晓,故称密教。又为对未灌顶的人不许显示的教法,故称密教”。“密宗”,“又名真言宗,此宗主张三密相应,所谓三密,

① (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4,《大正藏》第25册,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14版cbeta电子佛典集成,第1509号,第84页下栏。

② 丁福保编著《佛学大辞典》(上、下),文物出版社,1984,第955页。

③ 丁福保编著《佛学大辞典》(上、下),第956页。

即身语意三密，就是手结印，口念咒，意作观想，靠三密加持，可以即身成佛”。^① 从佛学词典的解释中我们对于密教和密宗有了基本认识。

黄心川先生对密教有较为精辟的阐述，即“密教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咒术、仪轨和世俗性信仰为其主要特征，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大量摄取吠陀教、婆罗门教——印度教的教义、神话、咒语、仪轨和法术等等，而这些咒术、密法在一定程度上又渊源于古代印度原始居民的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行事，例如种植、牧畜、医疗行为、占星术、巫术等等”。^②

汤用彤先生曾说：“真言宗或密宗者，重祈祷以得利益之教也，故特主礼拜供养。所供养者为深甚多，以大日如来为中心，而聚千百佛菩萨，纷然杂陈。用种种之方法以得利益，小之可以安宅消毒治病祈雨，而最后目的在成佛。最重要之方法为三密：一曰身密……二曰语密……三曰意密……因密宗特重仪式，故其经典除咒语外，恒有仪轨。中详陈仪式之规则，毫不可乱。密教虽重形式，而自有其教理，但为大日如来密意，不易说明。”^③

吕建福先生也有比较细致的阐述，认为：“密教，作为教派名称，是秘密佛教的简称，与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相对而言，泛指佛教三大教派之一，或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相对而言，指称佛教最后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作为宗派名称，往往称密宗，与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相对而言，特指唐代开元年间（713～755）形成的宗派体系，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作为一种教说，与显教相对而言，指称佛的秘密教义，有时作为判教概念，还与不定并藏通、别圆、顿渐、半满等教相对应而称；作为一种经典类别，与契经相对而言，往往称‘怛特罗’，藏文作‘续’，特指仪轨，由此也泛称佛教与印度教中使用此类经轨名称的派别。”^④ 上述几位先生的论述，使得我们对密教和密宗有更加明晰的了解。

不仅当今学者对密教进行定义和论及，古人曾对密教进行界定和论述，唐李华的《玄宗朝翻经三藏善无畏赠鸿胪卿行状》对于陀罗尼在佛教中的地

① 陈义孝编《佛学常见词汇》（增订本），《广东佛教》编辑部印赠，第260页。

②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修订版），“黄心川先生序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9～10页。

③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第155页。

④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修订版）“修订版序”，第1页。

位给予较高评价，其内容为：“三藏有六义，内为定戒慧，外为经律论，以陀罗尼而总摄之。惟陀罗尼者，速疾之轮，解脱吉祥之海，三世诸佛，生于此门。夫惠照所传，一灯而已，根殊性异，灯亦无边。由是有百亿释迦，微尘三昧，菩萨以金刚总摄于诸定。白月玄同于法身，顿升阶位，邻于大觉，此其相也。”^① 陀罗尼可以总摄三藏六义，能速证菩提，得解脱吉祥。

宋赞宁生活在密教经典翻译兴盛的年代，曾撰写《宋高僧传》和《大宋僧史略》，对于密教及其发展历史地位、特点有自己的观点。《大宋僧史略》认为：“密藏者，陀罗尼法也，是法秘密，非二乘境界，诸佛菩萨所能游履也。旧译云‘持’，新译云‘性’。其本原，则微妙法性也；形其言，则陀罗尼母也；究其音，则声明也；穷其文，则字界缘也。《出三藏记》云：‘神咒者，总持、微密持也。’《高僧传》中，帛尸梨密多罗，本西域人。东晋之初至于建业，王导、周伯仁、庾亮，皆钦重之。善持咒术，所向多验。时江东未有咒法，密出《孔雀王咒》，咒法之始也。北魏则嵩山菩提流支，咒井树等颇有灵效。唐朝则智通法师，甚精禁咒焉。次有不空三藏，于京大兴善寺，广译总持教，多设曼荼罗，神术莫可知也，灌顶坛法始于不空。代宗永泰年中，敕灌顶道场处，选二七人，为国长诵《佛顶咒》，及免差科地税，云：‘梁末后唐世，道贤阁梨者，一夕梦游五天竺，见佛指示此某国聚落，泊旦顿解五印言音，毫厘不爽。今传粉坛法，并宗此师，凤翔阿阁梨是也。后唐清泰帝尤旌其道，后随驾入洛而卒，今塔在龙门，近东京南。日本大师常为王公大人演密藏，至今弟子繁衍，传其业者，号曰三藏。或兼讲经律论者，则称传显密藏也。”^② 赞宁不仅从本原、言、音、文四个方面对密教进行解释和定义，而且对于神咒传入中土的僧人进行简单梳理，认为广义上的密教始于帛尸梨密多罗。

《宋高僧传》（卷三）记载：“夫教者不伦，有三畴类：一显教者，诸乘经律论也；不同《瑜伽论》中显了教，是多分大乘藏教。二密教者，瑜伽灌顶五部护摩，三密曼拏罗法也；瑜伽隐密教，是多分声闻藏教。三心教者，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法也。次一法轮者，即显教也，以摩腾为始祖焉。次二

①（唐）李华撰《玄宗朝翻经三藏善无畏赠鸿胪卿行状》，《大正藏》第50册，第2055号，第290页中栏。

②（宋）赞宁撰《大宋僧史略》（卷上），《大正藏》第54册，第2126号，第240页中栏。

教令轮者，即密教也，以金刚智为始祖焉。次三心轮者，义加此轮。即禅法也，以菩提达磨为始祖焉。是故传法轮者，以法音传法音；传教令轮者，以秘密传秘密；传心轮者，以心传心，此之三教、三轮，三祖，自西而东，化凡而圣，流十五代，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朱梁、后唐、石晋、刘汉、郭周、今大宋。”^① 赞宁把佛教分为显教、密教和心教三类，分别以摩腾、金刚智和达磨为始祖。其中密教以耳传密授为传承方式，虽与显教、心教传承方式有别，但它们之间有着内在联系，认为密教总摄佛法，其观点继承唐人撰《玄宗朝翻经三藏善无畏赠鸿胪卿行状》观点。

《宋高僧传》还载：“夫三藏之义者，则内为戒、定、慧，外为经、律、论，以陀罗尼总摄之也。陀罗尼者，是菩提速疾之轮，解脱吉祥之海，三世诸佛生于此门，慧照所传，一灯而已。根殊性异，灯亦无边。由是有百亿释迦微尘三昧，菩萨以纲总摄于诸定，顿升阶位，邻于大觉，此其旨也。”^② 可见，陀罗尼不仅能总摄佛法，速证菩提，而且三世诸佛皆生于此门，足以说明赞宁对陀罗尼评价之高。

总之，密教相对于显教，密宗相对于佛教各宗派，密教经典相对于契经。密教与显教之间虽有诸多不同，存在一定差异，但二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密教产生于印度，属于大乘佛教，密教是大乘佛教、印度婆罗门教和印度民间信仰相混合的产物，密教理论以大乘中观派和瑜伽行派的思想为前提，不能把密教与显教对立起来研究密教经典。

密教与大乘佛教关系密切，源于大乘佛教中的陀罗尼，与咒术关系密切，是大乘佛教进一步神秘化、通俗化和世俗化的结果。密教发展也经历不同阶段，早在佛教创立初期已有密教的萌芽，释迦牟尼虽然坚决反对施行秘法，认为咒语属于外道邪业或婆罗门的法术，如《增一阿含经》所言：“世尊告诸比丘：‘有三事，覆则妙，露则不妙。云何为三？一者女人，覆则妙，露则不妙；婆罗门咒术，覆则妙，露则不妙；邪见之业，覆则妙，露则不妙。是谓，比丘！有此三事，覆则妙，露则不妙。’”^③ 现存最早的

①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3，中华书局标点本，1997，第56页。

②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2，第18页。

③ （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卷12，《大正藏》第2册，第125号，第607页中栏。

《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等都对咒术有一定的记载，其中《长阿含经》“第二分大会经第十五”记载了佛为诸王、乾达婆、罗刹、诸天、阿修罗、婆罗门等说咒情况。《杂阿含经》也有解蛇毒，防护身体的咒语：“舍利弗、优波先那、善男子，尔时说此偈，说此章句者，蛇毒不能中其身，身亦不坏，如糠糟聚。”^① 释迦牟尼在世时虽然反对行咒术，但他却允许诵咒以免遭各类侵害。释迦牟尼圆寂后，咒术成分在印度佛教和造像中所占比例逐渐增加。可见，自佛教产生起，咒术就与佛教有密切关联，佛教经典和造像都与后来密教曼陀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密教传入中国后，因流行地域不同，其内涵和外延也有一定差异。按密教起源和传播地域等特点，区分为印度密教、中国密教、藏传密教、日本密教以及西域密教、东南亚密教、斯里兰卡密教、韩国密教等。其中，中国密教从行政地理上应当包括汉传密教、藏传密教、大理密教三大传承系统。^② 密教因传播地域等不同而出现不同名称，汉传密教则指“主要在汉族居住或有汉族杂居的地域内流传，与汉文化相互交融，故称之为汉传密教”^③。汉传密教在传播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相适应，摒弃了原来印度密教中一些与中国儒家思想、伦理道德和生活习俗相冲突的内容，同时增加了许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形成汉传佛教的发展特色。

学术界根据密教在中国汉地传播和发展的特点和时代，将汉地密教分为杂密和纯密阶段。^④ “我国学术界一直把公元3世纪前半期就开始传入中国的各种经咒散说、仪轨等称为杂密；8世纪上叶《大日经》《金刚顶经》等传译后出现的体系化的密教称为纯密；把7世纪后叶由印度直接传入西藏的密教称为藏密或西密；把9世纪日本空海归国后在东寺（教王护国寺）建立的真言宗称为东密；把同一世纪最澄、圆仁在日本所传天台宗的密教称为台密；把7世纪初由印度传入缅甸并进入云南大理一带的密教称为滇

①（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9，《大正藏》第2册，第99号，第61页中栏。

②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修订版），第4页。

③ 严耀中：《汉传密教》，学林出版社，1999，第5页。

④ 吕建福先生将密教发展分为原始、早期、中期和晚期四个阶段，即陀罗尼密教、持明密教、真言乘、金刚乘和无上瑜伽密教时期。

密”^①。汉地密教的传播以开元三大士翻译的《大日经》《金刚顶经》为界，之前称为杂密时期，之后称为纯密时期，纯密时期即包括有组织的经典传播时期和印度但多罗密教或晚期密教输入时期。

杂密时期流行的经典也属于具有杂密特色的经典，日本学者研究认为，《大正藏》收录的密教经典大部分属于杂密性质，且在藏外还有不少存留。^②公元2世纪后半叶时，陀罗尼经典随着大乘佛教传入而传入中土，最早是月氏人支谶译《道行般若经》^③《般舟三昧经》（二卷）^④、《无量门微密持经》^⑤和《佛说阿閼世王经》^⑥等和天竺人竺佛朔译《道行经》等对陀罗尼做了介绍，其中《佛说阿閼世王经》进一步把陀罗尼的地位提高，认为陀罗尼是道之根本，有“陀邻尼者则道之元，不断佛元、持法之元、总持僧之元”^⑦。而《无量门微密持经》从汉末至唐代中后期，不断传译，先后达16次之多，这在中国译经史上是少见的。这部经之所以屡被传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该经宣扬陀罗尼的巨大功效。^⑧支谦也翻译了不少陀罗尼经典，如《佛说八吉祥神咒经》^⑨《佛说持句神咒经》^⑩《佛说华积陀罗尼神咒经》^⑪《佛说无量门微密持经》^⑫等，是为陀罗尼传入中国之肇始。此外，支谦还与竺律炎合译的《摩登伽经》^⑬也包括六种陀罗尼内容。

河西作为中西文化、经济交往的前沿和汇集地，佛教传入必经之地，东来西往的僧人或驻足传法译经，或开窟造像，及至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比较兴盛，大量陀罗尼密教经典被翻译成汉文，推动了陀罗尼的流行，

①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修订版）“黄心川先生序文”，第9页。

②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修订版）“黄心川先生序文”，第12页。

③ （后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大正藏》第8册，第224号。

④ （后汉）支娄迦谶译《般舟三昧经》，《大正藏》第13册，第417号。

⑤ （后汉）支娄迦谶译《无量门微密持经》，《大正藏》第19册，第1011号。

⑥ （后汉）支娄迦谶译《佛说阿閼世王经》，《大正藏》第15册，第626号。

⑦ （后汉）支娄迦谶译《佛说阿閼世王经》（卷下），《大正藏》第15册，第626号，第397页上栏。

⑧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修订版），第137页。

⑨ （吴）支谦译《佛说八吉祥神咒经》，《大正藏》第14册，第427号。

⑩ （吴）支谦译《佛说持句神咒经》，《大正藏》第21册，第1351号。

⑪ （吴）支谦译《佛说华积陀罗尼神咒经》，《大正藏》第21册，第1356号。

⑫ （吴）支谦译《佛说无量门微密持经》，《大正藏》第19册，第1011号。

⑬ （吴）竺律炎、支谦译《摩登伽经》，《大正藏》第21册，第1300号。

主要代表人物有竺法护和县无谿等。

竺法护八岁出家，后去西域各国，笃志好学，万里寻师，拜竺高座为师，精通 36 种语言，后回到中土先后在敦煌、长安等地翻译佛经，介绍了西域诸国流行的大量大乘经典和陀罗尼经典，促进佛教的传播，因世居敦煌，化道周给，有“敦煌菩萨”之美誉。《释迦方志》（卷下）记载：“晋武世，敦煌沙门竺法护，西游三十六国，大赍胡经，沿路译出，至长安青门外立寺，结众千余，教相广流东夏者，法护深有殊功。”^①《高僧传》（卷一）也记载：“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②“敦煌菩萨”西晋竺法护在聂承远、聂道真父子等帮助下翻译佛经，所译《大哀经》《佛说海龙王经》《佛说八阳神咒经》和《大宝积经》之“密迹金刚力士会”等对陀罗尼作了进一步解释，扩大和丰富陀罗尼的内涵，突出宣扬陀罗尼的功用。

北凉县无谿有“明解咒术，所向皆验，西域号为大神咒师”^③之称，县无谿中天竺人，六岁丧父，其母见沙门为道俗所崇，利养丰厚，于是让县无谿随沙门为师，先学小乘，后习大乘，精通咒术，后携大乘经典《大般涅槃经》来至河西，在姑藏译经，他翻译了《大般涅槃经》《大方等大集经》《悲华经》之“陀罗尼品第二”、《金光明经》等 20 多部经，其中《大方等大集经》在讲鬼神的同时，也非常重视陀罗尼。《金光明经》也包括宣扬陀罗尼的内容。县无谿不仅宣扬陀罗尼，而且他精通咒术，可以和后赵以咒术见长的佛图澄相匹敌。

北凉法众也翻译了《方等檀特陀罗尼经》（即《大方等陀罗尼经》）等。与此同时，在莫高窟绘画中也出现一些护法诸天，是密教形象最早传播的遗迹。

此外，元魏县曜翻译的《大吉义神咒经》不仅讲述诵咒的诸多功德，而且还描绘了制坛的方法及不同神灵的不同尊崇方法。元魏菩提流支译《佛说护诸童子陀罗尼经》，周耶舍崛多译《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以及一些佚译陀罗尼经典，如《牟梨曼陀罗尼》《佛说安宅神咒经》等。陀罗

① 《释迦方志》（卷下），《大正藏》第 51 册，第 2088 号，第 969 页上栏。

②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 1，中华书局标点本，2004，第 23 页。

③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 2，第 335 页。